



全球競逐下的 台北都市再生實踐

林崇傑

台北市都市更新處處長



URS21-夜間音樂會市民與社區居民同樂

一. 新世紀的城市挑戰與出路

自1986年Friedmann闡明世界城市體系的關係之後，城市作為區域競爭的關鍵要角已然越漸明晰。在許多社會學家與城市理論學者的分析研究中，城市作為全球網絡的節點，越過國家的層級，直接構成全球資金，人才與訊息的流動網絡，已是明顯不爭的事實。

2000年Newsweek雜誌(11.13)提出了「NY-Lon phenomenon」的現象觀察，跟著2008年TIME雜誌(1.18)再次以「Ny-lon-kong」為封面主題，討論國際城市競爭下城市創意經濟與創意氛圍的重要性，更是在普羅大眾的認知基礎上，揭發了當前世界城市競爭的重點：已不再只是如何興建重大的亮點地標建築，不再只是如何創造企業主優良的投資環境，更不是如何尋覓可資使用的土地與資金投入的奧援。而是如Richard Florida在「城市與創意階級」(Cities and The Creative Class, 2005)一書所提及區域發展「應把重心放在吸引人力資本的政策與計畫上，而非如傳統作法



URS21-都市農場 居民與來自日本及澳門官員戶外聚餐

的將重心放在吸引公司及形成產業群聚方面。」誠如Richard Florida所言，傳統以稅賦誘因吸引企業投資或是以公共資出創造產業形成都已證明難有成效。當前的區域發展策略反而是「如何的營造舒適豐富的地方品質，以及建立完善的生活設施，創立一個能吸引各種創意人的環境氛圍」。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Lucas在90年代初提出的新成長理論(New Growth Theory)主張創

新知識技術、與人力資本的提昇，直接的關係了經濟的成長。他也認為「城市作為一個人力資本匯聚與再組織的場域，正足以強化外部經濟的效應，從而提高城市的生產力。」這正說明了在面對世界日趨嚴峻的經濟景氣下，城市如何思考創新經濟俾得以面對挑戰尋出活路的必要。

在尋求新的發展出路上，推動創意城市與尋找創新治理，並在永續發展的基礎下發展，已然是當今許多城市面對都市再生思索的方向。Charles Landry在「城市營造的藝術」(The Art of City Making, 2006)一書中選取了60個標榜為創意城市的世界都市分析，從而提出軟創意的主張，並指出了作為一個創意城市必須針對既存的組織體系的運作機制、城市治理的操作型態、以及城市營運的行動規範，因應未來的發展趨勢與外在不斷的挑戰，在地域文化的基礎上尋求不斷創新治理的可能性。

我們已然了解建構當今都市的計畫體系與營運機制，乃是奠基於19世紀的工業革命及其社會福利價值下的都市範型。其後歷經20世紀現代建築運動的淬煉與後現代的修正，基本上一個具普遍性的國際樣式已經悄悄的結構化了這個世界絕大多數的城市地景樣貌。然而新世紀的地球生態卻已然改變：氣候劇變、酷熱嚴寒、洪水乾旱、飲水糧食短缺、食物鏈破壞，原有的都市支援系統與基盤建設規劃已完全無法因應變局；全球經濟體系連鎖互動，金融海嘯、歐債危機、既有城市開發體系、住屋供應體制宛如摧枯拉朽不堪一擊；定居移動重新定義，人類工作遷徙模式改變，城市功能定位一夕之間可以改變；經濟衰蔽，物價高昇、貧富差距擴大，一個維基解密訊息可以引動中東數個強權政府跨台，抗議運動數以百萬計的各地烽火狼煙，從而由第三世界轉入已開發國家。紐約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可以延燒全美數百個城市，跟著從西歐到南非到亞洲群起響

應，一個對數百年來尚稱穩定的社會階層結構挑戰已然聲鼓而來。

我們可以發現長久以來穩定的社會結構已面臨嚴峻挑戰，相對的整個城市系統及城市之得以持續成長的發展模式，也面臨一個不得不重新審視檢討的壓力，尋求一個新的城市發展範型已是所有城市共同面對的課題。追求城市創新治理，發展新的創意經濟，正是所有創意城市共同追尋的出路。

二. 城市再生的新框架建構

台北作為全台的主領城市，不僅僅是政治上的首都，更要在經濟發展上以領頭羊之姿帶動台灣在全球爭一席之地。自1708年拓墾開始，歷經清領日治至今，台北衍然已是華人文化菁華薈萃之都。在自由包容的社會結構下，我們必須承認當前台北已是千年中華文化以降，文化底蘊最為豐富、人才資源最為多元、生活風格最為多樣的時代。然而這個飽藏能量的民間活力，卻受困於一個拼裝於戰後經濟快速成長時期的發展體制，整個城市的開發機制與規劃體系仍然是深深受縛於戰後美援時期以降的現代都市發展模型。我們發現了問題，但是重重層層交錯的官僚體制、法令機制、監督管理模式，卻仍硬生生的把我們就地綁縛，無從更易體系。

這樣的困境其實世界上許多城市都同樣的面對，英國都市再生大師Peter Hall在2009年為日本橫濱市診斷如何追尋創意城市時提及，橫濱處身世界最大都會圈的一隅，對內飽受東京一極集中的磁吸效應，在國內面臨諸多城市的挑戰，在國外面對新興工業國的競爭，同時在成熟經濟的臨界發展壓力下，尋求創意知識經濟已是其必要的政策方向。這樣的分析一樣受用於台北，兩岸平和後的台北必須不斷面對新的國際城市競爭與合作；後五都時代下的台北面臨國家資源的支持削

減，也必須不斷尋求新的藍海成長策略。更重要的是面對一群有史以來華人社會最具活力、最為成熟、最是富庶、最有自信的城市人，除了不斷追求富裕精緻的生活享受外，我們必得問自己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期待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城市？我們如何看待自己？我們又將往何處去？

在諸多法令機制難以快速更動、國際情勢如斯瞬息萬變，同時資本市場邏輯仍為主導人心，城市共識難以形成凝聚下，尋求建立一套全盤式整體性的藍圖計畫已是一種不可行的紙上作業。德國魯爾工業區在面對800 km²廣闊的污染廢鋼鐵煤礦區，採行了一個以願景領導、以共識框架、以行動帶動改變的作為，具體的改變了這個廣大污染工業區。誠如IBA Emscher Park的總策展人Karl Ganser所言，這是一個富有觀點的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 with perspective),而其以IBA國際

建築展的十年行動所能產生的動能，一如參與其中的景觀規劃師Peter Latz所說的是「與居民一起改變居民」(change with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2010年魯爾區獲選為歐洲文化之都正足以說明這個迥異於傳統規劃取徑的路線正確。

面對台北的既有體制，我們知道改變不易，但是只有行動才能產生動能，從而凝聚願力，因之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都市再生行動框架，以都市再生(renaissance)、都市創新(innovation)、都市治理(synergy)、都市生態(ecology)為戰略主軸。我們尊重既有的資本市場生態與機制慣性邏輯，但是我們採行三條都市再生的行動路線，以尋求城市價值的重建與都市範型的轉移。這三個主要的行動路線分別是：

1. 市民參與及賦權(participation & empowerment)



URS13-遊樂園 社區小朋友參與藝術組合創作

社區營造在台灣推動近二十年，逐漸流於為培力而培力、為賦權而賦權，終至由浩大聲勢逆轉為江河急下。但城市價值的建立與開發方向的轉進仍需立基於市民認知的基礎。重新尋回市民生活的共同想像，形塑市民對城市價值的集體共識，仍是城市未來希望的根本。社區營造不該是一個獨立的工作業務，而是一種城市生活態度。如何創造一個平台，讓市民重新反視生活的根本，重思居住環境的需要，因為唯有城市居民可以返回生活本質的認知，我們才有機會認真面對生活真實的需求。

2. 跨域合作、跨界協力、國際交流(cross-border, inter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穿越專業跨過文化的協力合作，已是當今所有領域尋求突破限制，發展創新知識必然的途徑。城市的規劃與開發早該揚棄傳統教義的局限，不斷跨界尋找滋養、不斷穿越國境發展交流，從而激盪出嶄新實踐作為，俾以因應不斷改變的外在時勢。更重要的是將台北放在世界城市體系之中，越浪而起創立論述，建立台北作為地球村的一員可以發聲的貢獻。了解現實的不足，尋求新的文化滋養，立足於全球體系中坦然面對，台北在國際浪潮的沖刷下，自得以嶄新面貌重現世人面前。

3. 策略規劃、行動實踐(strategic planning、action practice)

處身千條律令萬般規制的時空，架構願景行動實踐，正是一種跟著人民一起改變人民的具體作為。這個混沌、碎形、複雜的世界，只有願景才能激發行動、惟有實踐才能凝聚願力，理想藍圖必須在清晰的願景框架下，以行動逐步堆疊實現。因應不斷改變的時勢，只建構框架保留因應彈性，以行動調適反應，反而將是面對不可預期的快速變遷之有效作為。大文豪雨果曾說：「我

們怎知世間萬象的創造，不是由落沙來決定」。

在這個以寧靜革命為訴求的城市新架構下，政府的角色也必需重新調整，城市治理的作為自然必須因之改變。在台北這個豐沛民間活力面前，政府的功能應重新改變作為1.民間部門的合夥者、2.民間活力的支持者、3.社會資源的整合者、4.城市活動的鼓勵者、5.政策行動的推動者、6.創意氛圍的建構者。政府應該了解與其費力主導計畫、輔導產業，不如全力架構平台、創建氛圍。

我們也提出在此新框架下的6個主要行動取徑：這包括架構願景、策略規劃、行動實踐、動態因應、未來解答、整合治理，作為新的城市規劃思惟，與城市行動發展模式。我們希望重新建立一套台北的城市論述。

三. 台北城市論述的重新建立

台北作為一個成熟社會的建成都市，社會體制讓我們不易產生大開大闢的大型開發建設。然而蘊藏民間社會豐沛的活力資源卻正足以滋養出另一種不同型態的城市發展。1990年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Joseph Nye提出了軟實力(soft power)的概念，正足以說明台北的機會與潛力。

便利、快捷、友善、彈性、多元、包容、開放、高學歷與具創意的人才、小資創業群聚、美食、科技技術、高密度、緊密(compact)、混合使用、多重性格、多樣化地理、山水薈聚...，台北正有著許多歐美城市所欠缺卻又欽羨的都市特質。如何突顯台北的獨特特性，在寰宇諸城之中彰顯性格，顯然必須循此特色發展，連結城市之軟資源加乘其效應，以軟創意推創意城市作為都市再生策略之手段，我們稱為「軟都市主義」(Soft Urbanism)的都市再生戰略。

在這個軟都市主義的都市再生新框架下，我們認為台北的都市再生策略應包含以下5個主要

的策略方向：

1. 歷史涵構的重視

作為一個拓墾已逾三百年的城市，歷經各個階段政經環境的改變，各種不同文化的交織，這個城市蘊藏著豐富的人文深度，這不僅是表現在建築形貌與空間紋理上，同樣的呈顯在生活風俗與日常行事之中。若要尋得台北城市未來清晰的城市面貌，勢必要立基於對歷史涵構的源頭尊重，從而蛻化出新生的城市樣貌。

2. 生態都市與低碳社區的建立

永續社區已是面對氣候變遷下世界經濟改造的集體行動。台北作為一個97%為既存建成地區的城市，採取行動改造老舊耗能建築，轉化為低能耗的生態社區是必然該走的路。都市更新的新世紀意義必須被調整方向為生態都市的形構與低碳社區的建立。新建築不代表是高能耗的觀念必須予以重新建立，開發可以與生態並存的認知也

必須被重新詮釋。

3. 創意氛圍的形塑

在台北充沛的創意人才高密度集聚的條件下，充分支持創意空間群聚的機會，經營整體城市開放、包容、自由與蘊藏無限機會的氛圍，讓台北真正成為一個開放社會，向世界各行各業的人才開放，提供各種群聚、交流、溝通、激盪的平台，創新的產業與創意的活動自然會孕育而生。台北已具有充足的創意種子，我們要做的只是提供一片沃土，讓種子得以開花，讓想像得以實現。

4. 合宜的住宅支持

提供城市人合宜居住的生活空間與居住環境，是留駐人才與提供社會穩定成長的基礎。流動的社會並不疑懼於人才的遷徙移動，但是如何營造一個城市成為每一個人落腳的選擇卻是城市競爭背後的利基。住宅的支持必需落在本土的文



URS27-台北那條通市民共賞即興舞蹈

化背景與體制系統之上，不飄浮於其他國家體制的想像，誠實於面對社會現實結構，務實的在隱藏的邏輯之中建造一個適居城市的居住環境，是台北需予真實面對的一個嚴肅課題。

5. 動態性的空間利用

永久性的都市計畫與擁有所有權才得以使用的概念，其實已是工業時代最後殘存的軀殼。哥倫比亞大學教授Michael Heller所提出的「反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概念正說明了這種人類社會所發展出的產權概念對於社會前進的阻礙。台灣已用盡了數十年的法令政策努力，仍然無法解決公共設施用地取得與開闢的困境，在此我們直接建議揚棄上世紀的所有權概念，土地不必擁有、空間不必永遠，重要的是在適當的時機，有效的取得可茲利用的空間與土地資源，創造人們的幸福快樂，並讓這種幸福感得以留存拓展，繼續引發下一個動能。空間資源的有效利用不應該被不符現實的教義綁縛，人間社會應還給他不斷尋求自由發想的力量。

上述5個都市再生策略有些相違於資本主義傳統的價值觀念，有些衝撞於現代主義原始的教條理念，但是台北若要站上於世界歷史之中，與全球城市一較雄長，我們勢必要以台北的特長之處，充份串結整合發揮各種資源的最大邊際效益，因之傳統的論述勢必須予重新檢驗，既有的機制自然需要調整改變。然而因循是人類的習慣，慣性是體制的本質，改變並不容易，範型移轉更非一夕之間得以轉

換。我們需要一種行動，一種迥異於西方機能系統區劃的都市治理模式，我們稱之為「都市針灸術」(Urban Acupuncture)。而這個用以調和都市、疏通經絡的行動，即是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S(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

四. 邁向軟城市的實踐之路。

巴西庫里提巴前市長Jaime Lerner在其任內創造了三十多年來令世人讚嘆的城市改造奇蹟，2005年他將這種針對都市病徵，採行以行動刺激引發都市構成元素之連鎖反應，進而活化都市的再生策略以「都市針灸術」之名著書說明。是年Lerner在台北為我們說明了他不受限於預算、法令、技術的限制，如何以創新但是卻是低成本的策略手段，在貧困的城市條件之中，創造出一個舒適宜居的城市—創意大師Charles Landry稱之為創意城市的典範。

2009年我們開始啟動都市再生論壇，一方面邀請各行各業專業者參予討論，一方面邀請世界各國經典城市再生案例來台經驗交流。在這一系列智力激盪之中，一個不同於世界各國發展模式的嶄新行動—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S的概



urs127音牆之跨界聯展

念從而產生。URS英文全名是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取其音意同於Yours，意思為這個行動是屬於大家的、屬於你們的概念。

每一個URS都是一個都市改造的任務，依其定著之場域經由專業的辯論、社區的參與，尋找在場域之中發展未來創新可能的機會。它是一個城市創意基地、也是一個社區交流據點，更是一個地區永續發展的支持平台。URS看起來像是一個展館，但它不是展館；它執行一種都市任務，但它不是傳統機構；它也不是閒置空間的活化利用，雖然它的場址選擇了都市裡暫時性沒有利用計畫的空間，但它的任務是在於活化它所深深嵌入的社區地域環境之中。基本上這是一種新的城市論述發展：它是一個開放性的論述平台、一個實驗性的都市行動、也是一個建構中的城市網路。

自2010年5月URS127公店開店以降，至今已有七處基地拓展：這包括迪化街的URS127公店、URS44故事工坊、URS155城市書院等以活化歷史街區為目的的經營；或以創意育成為目的，利用廢棄工廠的URS21中山創意中心；或是借用開發前的大型公有土地房舍，以活化周邊地區促成地區生活改變、引動都市空間再思考的URS27華山大草原、URS13南港前進基地；或是與民間合作利用更新前的房舍之URS89-6 Urban

Core，以及其他規劃中的URS基地。每一個URS都以其門牌號碼為名，象徵屬於當地的在地性格。在啟動地區再生、引入創意活力、活化社區網絡與促成地區永續發展等4個基本政策目標下，URS行動的拓展不拘泥於任何一種形式，地點的取得亦不受限於任何一種既定的模式。

二年來URS以各種不同的形貌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出現，不斷的跨域邀請不同的專業者參與，提具各種對都市不同的想像營造。同時在不斷的跨界激盪之中，不停的豐富這個城市行動的多元樣態。因為開放，各種思考得以融滲；因為包容，各類邊界得以拓展。URS除了逐漸改變其所在地區的都市風貌與生活品質外；同時已然激起對於都市價值的多元思考。來自台灣各地與國際友人的互訪，我們在此互換城市轉化的經驗，各個URS獨立意志的經營更再次拓展越界的參與及智慧激盪的火花。

URS做為台北尋求開拓新願景的城市行動，營造與市民一起改變市民的共同願力，其行動仍只是開始，其類型範疇也尚在開展。但作為推展創意城市的動源，它正自形成一種創意的氛圍；作為與世界城市對話的媒介，它正逐漸朝寰宇發聲，告訴世界一個台北經驗的城市價值已然浮現。



善用學會廣告平台 產品價值倍增

臺灣建築學會會刊廣告價目表

2011/10更新

刊登位置	印刷	尺寸	價格
會刊雜誌封底	彩色	21x29.7cm	18,000 元/頁
會刊雜誌封面裡	彩色	21x29.7cm	15,000 元/頁
會刊雜誌封底裡	彩色	21x29.7cm	15,000 元/頁
會刊雜誌封底裡二	彩色	21x29.7cm	15,000 元/頁
會刊雜誌首頁	彩色	21x29.7cm	15,000 元/頁
會刊雜誌內頁	彩色	21x29.7cm	12,000 元/頁